

第一章

初到东方

中欧的迷雾在地平线那边消散了，在意大利的欢歌笑语和蓝天皓月中，我做好了前往美丽的东方的准备。我是乘坐那种老式的劳埃德船社的轮船到达中国的，这种轮船以它无可比拟的舒适而著称。海上的航行充满了各种平淡无奇又形形色色的事物：飞鱼、过往的船只、磷火、南十字星座在遥远的天际闪烁，一望无际、永远是一副面孔的大海，短暂的到港停留，繁密茂盛的热带植被……

上海的喧嚣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但是我在那儿耳闻目睹的还不是真正的中国。这个城市是英国人的刻板作风（英国人把这种作风带到了他们落脚的每一个地方）和一个孤立无援的中国海港居民的嘈杂相互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和彼时在上海街头听到的那种语言——洋泾浜英语不分轩輊。洋泾浜英语是恶俗俚语和汉语句法结合的一个可怕的畸形儿，亦是东西方商人相互蔑视的产物。从那时到现在，洋泾浜英语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英语的习惯表达法，也许还有美国英语，他们带着同情和蔑视的眼光看着落后的欧洲人。欧洲人应该以那种老式的野蛮作风让别人知道自己。我离开了这个

黄浦江边混乱繁忙的城市继续北行，我乘坐的是一种往返于上海和北方外港的海岸小火轮。一日，烟笼雾罩的崂山忽然升起在海面之上，不一会儿小火轮到达青岛，旅客们下船登上舢板，这是一种平底、划桨的小船，小船随波起伏摇摆，到岸方息。

此时正是在黄海殖民的第一个时期，偌大中国面临欧洲列强的瓜分，而青岛正是德国进入中国的一个入口。事实证明，对战利品份额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人显示了他们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的抵抗能力，这种能力，在中日战争之后并未下降。青岛是施坦勒教团的几个成员落入山东内地的强盗之手并遇难之后，作为一种惩罚被占领的。专家们宣称，此地非常适合建造大范围的港口设施，然后占领才得以进行。

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气里。不多的一些德国人住在青岛胶州湾以南的一个小渔村，他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庭常有的那种吵吵闹闹在这里表露无遗。欧式房屋一间也没有见到。旅馆和其他几座建筑尚未完工，人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里。因为我的房间还没建好，我就先被领到那个叫安琪儿的旅馆。殖民者坐在这里整夜酗酒，筹划这，筹划那，对穿着黑衣服，戴着黑手套，在深不可测的烂泥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跳踉而来的新来者议论不休。然后他们拍拍身上的尘土，赶走苍蝇，跟你打声招呼，有时候还会问问你是不是从海路来的，海上生活怎么样。

对想在这儿睡个好觉的人来说，安琪儿旅馆实在太简陋了。头一个晚上我进卧室之时，砖地上只稀稀拉拉铺了些稻草，耗子在床下和纸糊的顶棚上吱吱吱叫个不停。门也锁不上，不过我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

尖利的鸡叫声吵醒了我。我揉眼睛的时候，一只公鸡就站在

我的床边打鸣，一群母鸡则在地上刨个不休。这些‘伙伴’是那些日子我在青岛遇到的最讨厌的玩艺儿。街道正在修建，山上开着又宽又深的沙沟。对一个满脑子计划、故地重游的殖民者来说，溜到这些个沟里，因陋就简地在沟底睡一宿，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只是这么干有时未免会碰上这样的尴尬事：另一位先生也溜到这条沟里，打搅了你的好梦，并对你的抗议充耳不闻。

我的任务是呵护在殖民地的德国人的灵魂，并督建校舍。礼拜在海军兵营的骑术学校里进行，也没有辜负大部分参加者的热情。整个学校有三个德国男孩，每个孩子就是一个班，三个女孩，一个说德语，一个说英语，另一个则说中国话，还有一个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小儿子。所以无论如何还有一些多样性。上课之前颇耽误了一段时间，因为青岛的村庄正流行伤寒和痢疾，学生家长怕传染。这也不能怪他们，特别是此时已有大批海军士兵死于这类疾病。

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另一件事，那就是学习汉语。我学汉语认真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我觉得有资格说连睡觉都在学。那时候还没有多少合适老师。人们请一个中国塾师，或者一个不知何方神圣的书手，他往课本前一坐，念一句，其他人跟着他念一句。彼时的课本系美国传教士马蒂尔所编，名叫《国语教程》。开首一句是：一个人 两个男人 三个女人 四个门。这些句子未免过于深奥，特别是上课时间正是下午的前半段，气温高达华氏 80 度。开始的时候老师和学生干劲还比较高。这得归功于那些盘旋飞舞的苍蝇。这里的苍蝇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灰色的，其出众之处是叮上人就粘住不放。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绿豆苍蝇，油绿色，迟钝的大红眼闪着兽性的邪恶。这些动物的唯一美德是它们还没有长得像老虎一样大，但就这样已经足以把好多人带

到地狱里去了。晚上，蚊子代替了苍蝇，偶尔有壁虎出现于墙壁，伺机捕食睡着了的蚊子。这时课程以对话节奏进行。老师说：“一个人，两个男人。”学生跟着说：“一个人，两个男人。”我猛然惊醒，就像磨坊里水轮停止转动时人猛然惊醒一样。我发现，老师在角落里打盹，打鼾的声音从他那儿传过来，居然还是：“一……个……人……”这种学习汉语的方法，靠的是对下意识的影响而不是智力，但中国人居然实践了几千年。走近任何一所中国学校就像走近一个巨大的蜂箱，远远地就有嗡嗡声传来。再走近点，那声音就和一个乡村集市一般无二。小学童各自念着自己的课文，但对所念的玩艺的意思没有一点概念。老师则坐在角落里，沉浸在对自我的深深冥想之中。那正是一个人的幸福时光，中国儿童就是这样学会了自我的语言。对于汉语，首先你有什么东西想说，然后你才想到正确的表达法。不要带着自我意识去学，学它的意思而不要纠缠个别表达法，汉语就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对于好奇的研究者，这种语言的陷阱之多，足以让最现代的方法失灵。

学习不时会被打断。一个晴朗的夏夜，我正坐在桌前温习汉语课本，几匹骏马突然从我窗前跑过。中国马就像中国的任何东西一样，都和它欧洲的同类有些小小不同，但又足够类似，让你晓得最终它们是同一物种。比如中国马就比欧洲马个头小，也不是那么优雅高贵，但却难以置信地吃苦耐劳。它们供人役使，骑乘或拉车，驭者能忍耐的它们就能忍耐。它们甚至并不要求太高的驾驭技术。你要做的只是高踞马背，奋力向前，不要害怕。如果这匹马知道你不具备这些素质，它就会戏弄你，偷懒，不听话，有时候还会把你从马背上扔下去。我到后来才明白了中国马的心理。那几天我只是看着这些美丽的动物哀伤地奔跑着，不知到

哪里去，直到它们的身影深深地融入夕阳的余辉里。一种冒险的欲望抓住了我。我派我的中国仆人去打听，这些马是否可以租用，他快活地跑回来，说诸事皆备。我俩很快就出游的目的地达成一致。我的中国仆人建议到即墨镇，我表示赞同。我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建议，是因为他就是那个镇的人，他想利用这个机会休个假。但第一次骑马出游就到九十里地（大约三十英里）外并不十分明智，何况太阳已经偏西了。但是每个欧洲人都会认为他的“崽”（这是西方人给东方仆人的名字，不管年龄大小，在某些事情上还是技高一筹，他不光知道明天是晴还是雨，而且在你买中国艺术品的时候他还是个好顾问；事实上，在任何难办的事上，他都有满脑袋瓜的好主意。就像我的“崽”刚说的，我们骑马到即墨去，那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咨询了一个朋友，他不赞成我涉险，但他的话也抵不上我的仆人的建议，因为，那正是我要见识的事物。我学会了骑马快跑，我们的牲口健壮有力，调教得当，偶尔有点野性难改，但无论多重的担子压上去，都能健步如飞。它们对路途很熟悉，轻微的驾驭动作，无论是让它缓行还是疾驰，都不起作用。我的马对我这个新骑手的反应，大概和它常驮的一堆东倒西歪的货物差不多。我只好放任自流，尽情享受在这块未知的异地策马奔驰的快乐。不一会儿，峻峭的山脊和广漠的平原都被我们抛在了身后，崂山的顶峰，在夕阳紫金色的光芒里熠熠生辉。田野里长满了玉米和高粱。高粱在夏季的雨水里长得如此之高，骑在马背上都望不过它的顶。我还看到了大豆、花生等各种各样有用的作物，果树也很多，有又香又甜的山东鸭梨，红光闪闪的柿子，这玩艺和中看又中吃的西红柿还不一样。它们长得到处都是。地平线上村庄相连，全都被又高又密的树木包围着。青岛地区的房屋都是花岗岩建造，附近的山全是这种石

山。这种花岗岩的质地相当柔软 纹理毕露 极易被雨冲刷 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峭壁千仞的山谷，石壁上爬满了长长的绿色蔓须植物。这些石头极易加工，一个人垒堵墙绰绰有余。地面系干打垒而成。门闩也是木制 窗棂糊纸 夏季逐渐撕之 以利通风 冬天来临之际重糊。房屋前墙一般用芦苇和泥土为皮，里面三间互相贯通。院子以墙环绕，形成一个打谷场。谷物用连枷脱皮，用簸箕吹糠。院子一边是牛圈，这是一种小型的微红色牲畜，不产奶，也不杀了吃肉，只帮人干农活。另外还有几匹小驴，不甚听话 但并不愚蠢。大姑娘小媳妇磨谷之时 这毛驴就蒙了眼 转圈拉磨。院子另一角是猪圈，皱巴巴的几只黑毛猪挤在食槽边争食，食槽里尽是残羹剩水。一只卷尾杂种狗朝着路人狂吠，如果你看着不像坏人 自有人投石于它 让它住嘴。母鸡咯咯咯叫着，到处刨食吃。村里的池塘浮着几只鹅，其黄色喙部有一奇怪隆起。猫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较为罕见。孩子们在院门口玩耍，小男孩在夏天通常全身赤裸，小女孩则穿条小红裤子。农村妇女穿裤 到城市才着裙。她们的衣物由棉布制成 通常染成靛蓝色，或者天蓝色，这和黄土绿地构成中国农村景观的主旋律。男子也穿着类似的织染衣物，要么是浅蓝色，要么是深蓝色，而姑娘和媳妇不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显得光彩照人。只有在家族服丧期间，他们才穿不染的麻布衣服，并散发不结。

晚间，姑娘媳妇们坐在院子的门洞里说笑闲谈，老年人则聚在他们的保护神——关帝的小庙里，或是大树下，抽着旱烟袋，谈论村中事务或天下大事，对此他们常常有自己的一套观点。

在这样的夜间骑马而行着实令人愉快，但是路似乎越走越长。太阳已在胶州湾外的琅琊山顶后沉没，晚霞消散，蓝色的烟升起在村庄之上，白雾笼罩了田野。我们的目标还没有一点靠近

的意思。马蹄嗒嗒，路上越来越寂静。最后天色完全暗下来。可能是不习惯这种马鞍吧，我感到有些疲惫。我心头浮现青岛的朋友们说起过的冒险事件。一条宽阔的白带突然出现在地面上，在夜色中闪闪发亮。这是中国北方那种夏季常常干涸的河流，宽阔的河床只有在雨季才会涨满水。我们的坐骑穿过这些砂石小径。夜色更加深沉。地平线上的石头越来越奇怪，越来越模糊，眼前的树枝也显得更加奇形怪状。路边不时有石碑出现，那是贞节烈妇或虔诚少女的纪念碑。交错盘踞在碑顶的石龙，在迅速暗下来的天色映照的最后一抹光亮中，呈现出奇妙的剪影。最后连我的仆人也有些不敢确定，但马儿还是在柔和的星光下静静地奔驰。白日的喧嚣隐去，只有蟋蟀在寂静中鸣叫。中国的夜不只是没有光，中国的夜是一种特殊的实体的东西。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隐藏在墙和门之后。星星闪着古怪的光。奇怪的黑影在空中掠过，还有嗖嗖的蝙蝠和无声的猫头鹰。地里的坟头乱七八糟地聚在一起，狐狸和黄鼠狼神秘地窜过草丛，不知在玩什么鬼把戏。这是莫名其妙的事物出现的时刻，鬼火在地上盘旋，又一下子掠过坟头。这样的时刻最好还是呆在家里。可怖的鬼魂四处游荡，施展魔力。我的仆人压低了嗓门，说起了神话、传说、恶梦和强盗。最后他差点自己把自己吓住了。

后来发生的事就像是童话。一点微光从树丛里透过来，我们策马直奔而去。真是太幸运了，原来这里是德国保护领地边界上的一个海关，其实是个中国海关，但官员全是德国人。事实上所有中国海关都由中国付薪的欧洲人把持。海关官员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其中一个还把他的床和蚊帐给我使用，他自己则睡在露天里。一夜无梦，醒来时天已大亮。我颇费了一会儿时间才想起来自己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整个冒险突然显

得十分愚蠢，上马再行则更是可笑不堪。我起了床，腿只有叉得开开地才能走几步。海关的官员给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并且同情地询问我的状况。他们忍住笑，非常客气地给我指明了回去的道路。但是现在回头未免太晚了一点儿。我感谢了他们的热情款待，咬紧牙关上了马，策马绝尘而去。经过一个小时的痛苦之后，我觉得马鞍舒服多了，不知不觉间，我学会了骑马。

在早晨的凉爽空气里，我们走上了去即墨的大路。路上驴车络绎不绝。我们很快就看见了即墨镇的石头城墙。城墙、城门和护城河是每一个中国地方城镇的独特标志。今天这些玩意儿显得有些多余，但一旦盗贼蜂起，这东西就非常有用。在即墨镇前方，一条河露出了沙质的河床。河这边的郊区有供行人打尖的小店。我们在一家小店前停下来，马卸了鞍子在院中吃草，我被引进中堂，随即有人奉上一杯茶来。对这种中国小店不能心存幻想。屋子被烟熏得漆黑，桌椅都很原始，内室支了一块木板，如果你带了被褥倒是可以摊开。一盏让人想起庞贝古风的油灯矗立在墙壁的神龛里。墙上到处是以前的客人留下的字迹和图画。角落里常有陈旧的中国圣人的画像，虔诚的路人可以在这里祷告。我的仆人一转身就不见了，一会儿，院子的一角燃起噼啪作响的火苗。他回来的时候甚是得意，带着一盘炖鸡，三个煮鸡蛋，一丁点儿卷心菜。我们吃了简朴的一餐，用的是中国筷子，我走的时候没带刀叉。

下午游览了一下镇子。穿过一个拱门进入街市，有钱有势人家的院门前有两根高高的红色旗杆，院落重重，一直神秘地伸展到后方，但花丛树木依然隐约可见。今日恰好逢集，该镇是五日一集。街道上挤满了人群，驮满货物的毛驴，吱吱作响的独轮车，肩扛扁担的人们，还有一群猪，都在平静地向前移动。一辆双轮

马车夹杂其间，没有警察协助，但在人们的相互忍耐和间或的戏谑中，一切都在平和地进行着。极端混乱中交通的有条不紊是中国文明水准的一个标志，新来者往往对此感到震惊。没有什么禁止的，这里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所有的一切都以平静、有序的方式进行。

我这个外国人的出现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一些骚动。外国人在这个地方还是罕见之物。以前这里只来过一个老传教士，当另一个传教士想在一百五十英里外住下的时候，他喋喋不休地抱怨说自己的特权受到了侵犯。除了一般性的好奇但决非友善的态度因为外国人对青岛的占领之外我没有受到任何骚扰。在那个时代，一个欧洲人在中国内地活动，受到的侵扰要比中国人在一个欧洲城镇受到的侵扰少得多。

听说当地的清朝地方官身体不舒服，我就（很幸运地）躲过了拜见。后来，当一小队外国武装从青岛开过来，想跟他就某些争议进行谈判时，他不仅关上衙门的大门，连城门都关上了，但最终还是屈服了事。如此说来，我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晚上我就呆在那个鸡毛小店里，一大群小孩围着我，我用纸剪出小人儿跟他们玩，孩子的父母在他们后面或蹲或坐，他们静静的抽着旱烟袋，对我所来自的遥远国度问这问那。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小孩像中国的小孩一样，被允许如此自然地发展，没有束缚，而又得到如此之多的关照和疼爱。人们对这种自由自在的教育方式赞誉有加，说受束缚长大的孩子最终会成为有用并且高尚的人。通过孩子我很快就和他们的长辈拉上了关系。我们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尽管我对他们的语言所知不多。

这天晚上我一眼未合。先是有无数的蚊子在空中飞舞，嗡嗡之声如同尖利的小号。用烟熏了一通之后，有一部分从门窗出去

了，却剩下足够多不怕烟熏的、更可恶的家伙。马在院子里烦躁不安，多愁善感的驴子则用长嚎表达它们的爱情，那声音里似乎包含了世界上的全部苦难。而且一旦一只开始叫，其他同伴立刻就会跟着悲鸣。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给它们的尾巴上拴上石头，因为驴嚎叫的时候总要翘尾巴。此计大妙，果然消停了一点。但这时狗又来了，在街上对咬。最后是公鸡啼鸣，迎来了早晨。即便是这样的小店，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声音，也有某些浪漫而感人的因素，直到后来井绳哗啦哗啦地响，清水一桶一桶地从圆圆的井口打上来。天亮了，行人吃过一顿简单的早饭，又要打点上路了。

回去的路走得很快，让我的老朋友惊讶的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不久以后，我有了第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简单地令人惊讶，所以没有几个欧洲人知道倒显得奇怪了。在中国的大型集市上，经常有成群的苦力在干活。他们被认为属于特别的种群：懒惰、粗鲁、狡诈 跟他们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推和打。这个智慧的结晶，被那些老练的行家早早地灌输给每一个新来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上海和广东，欧洲人和中国人年复一年地比邻而居，却互不理解，只服从获利和互相蔑视的欲望驱使的原因。我的发现不过是 他们不只是苦力 他们也是人 有人的欢乐和痛苦 不得不为生活奋斗，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忍耐讨生活，不得不以或直或曲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是欧洲人对待他们的方式让他们以这种方式生活 谁以暴力对待他们 他们就以冷淡、僵硬、逃避的态度对付谁。对于压迫者的勃然大怒，他们只报以迟钝的一笑 对其他人 他们则把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我发现 他们是父亲、兄长、儿子 心系亲人 他们挣钱、存钱 冒着巨大的自我牺牲

赡养年迈的双亲。在亲人当中，他们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做着这一切，而面对敌人，他们又显示出极大的耐心和长久的受难力。这个发现为我打开了通向中国人心灵的道路。所有的民族都是友好的、忠实的、善良的，只要你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不要老想着从他那儿为自己获取什么，不管是金钱还是劳动，或者，更痛苦的，为了永久地奴役而企图改变他们，或诱使他们加入异己的制度。自然，在欧洲人面前坚持这样的发现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彼时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占优势地位。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坚持这个观点，我遇到的就只能是恼羞成怒。欧洲人深信，一定要保护优越的欧洲文化不受黄祸的侵袭，但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正是他们自己在采取攻势，在彻底败坏远东的伟大文化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一种文化也可能被致命的环境和建议所毒害。

但是，不能不提到的是，在青岛，一种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和兴趣也在缓慢发展之中。某种相互友爱的气氛，作为先前毒化了的关系的解毒剂，也可以感觉到。这一变化，可以从大批官员和商人开始学中国话看出来。如果你能以某人的母语跟他交谈，许多在国家之间制造裂痕的误解，就会自动消除。

第二章

新时代的诞生

山东中部有一座神圣的山——泰山。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座山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它象征了一种启示，也象征了一种神秘，生和死都被认为起源于它。在大山的旁边，有一座苍柏覆盖的小山，山顶矗立着一座宝塔。这就是古代的统治者带着牺牲，敬献圣山的地方。此外，还有一座为那些神秘的神仙修建的寺庙。世纪之交，正是在这座寺庙中，酝酿了一场注定会动摇中国的运动。它与以往曾经在这座昏暗的寺庙中开始的其它运动不同，它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个秘密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当环境变得不可忍受，当政府的官僚体系难以维系，当庄稼歉收、税额苛重，当瘟疫肆虐、洪水泛滥、盗匪横行、国难安、家难宁的时候，就会有秘密的社团开始活动，试图在神的佑助之下，摧毁旧的社会体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被后人作为侠义故事典型的三国历史，就始于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黄巾起义。起义的首领具有神秘的魔力，他会呼风唤雨，能乞来神水为众人治疗疫病。据说，他还能剪纸成兵，还有各种神秘的咒语使自己的士兵刀枪不入，

并免受其它魔法的侵害。

在这个世纪之交，情况又一次变成这样。尽管在半个世纪之前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可是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国内到处都有外国人，他们用武力和不平等的手段四处渗透。为了证明自己文化的优越性，他们放火烧了仙园一样的夏宫——北京城边儿的圆明园。他们发表各种罪犯和恶棍才会接受的言论。当纷争四起、坚船利炮开始出现，强取豪夺不断的时候，人们越来越受到外国人和他们帮凶的压迫。难道胶州湾不是以几个外交人员被强盗所杀为由，被强行夺走的吗？难道这些欧洲列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强盗行径的翻版吗？难道想把中国像切西瓜一样分掉的会谈停止过吗？清王朝已经无力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帝国已经被要求改革的人控制。他们想以国外模式为样板改良国家。因此这场运动是要驱除外敌，打倒满洲人，保护中国人。

可是，运动没能顺着这个方向持续发展下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了回来，敌视外国人的反对势力又一次在朝廷中占了上风。运动的口号也变为“扶清灭洋”。

在各个省份盗匪出没、搅扰四邻的地方，群众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侵害，都组织起了社团。它们自称“义和团”（保护民众太平联合会），又称为“义和拳”（保护民众太平之拳），后来这个名称被错误地翻译成拳击者“boxer”，其实整个运动和拳击根本毫无关系。

运动笼罩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并且发展成为公开的狂热。深夜里，人们在寺庙或其它秘密地点聚会。他们崇拜的神灵长着蓬乱的长发，手持魔剑，所有神仙鬼怪都会服从他的辖治。专门有人作为人和神的中介出来讲话。年轻人往往最容易受各种神秘

仪式的鼓动。在活动中，他们会突然失去知觉，像死了一样躺在地上，然后又突然一跃而起，勇气和信心倍增，自此之后就成为大刀会的成员，并且刀枪不入。这种活动在民众中迅速传播开来。不论是城镇还是村庄，到处都有集会，到处都有被激发起来的人群。运动发起时的目标发生转变，现在直接针对外国人，不久之后又针对皇权。

运动最初在山东不断发展壮大。目标逐步明确而且付诸实施。人们仍然清楚地记得中国不受外国压迫的日子。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国，现在却被遥远的岛国居民抓在手中。不管这些外国人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那都是些遥远而且毫不重要的地方。只要把这些外国人干掉或是扔进大海，他们那些留在家里的同类肯定就不敢再贸然来犯了。这就是当时人们心中普遍的想法。人们内心强烈的不满一旦表露出来，就足以使整个社会大乱。

说实话，在当时，一些政府官员的见识也不过如此。就是不久以前，中国的驻外使节发回的报告还暗含着不友好的情绪。可是不论怎样，总有一些人目光比较长远。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他召来那些号称刀枪不入之人的首领，在仔细询问了他们的超自然神力之后，命令身边的士兵向他们开了枪。不管怎么说，他是不会相信那些胡言乱语的。在他的镇压下，义和团团民死伤惨重。残存团民开始进入首都地区活动。在那里他们以董福祥为首领，并得到了端王的保护。不过除了袁世凯，长江一带的两个将军张之洞和刘坤一维护着各自区域的法律和秩序，广东一带也相当太平。

总体上，这场运动限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许多外国人和基督教徒被杀害，山西地区尤甚。国际抗议的呼声四起。这时候

的中国人，就像大战中的德国人一样，被贴上了仇视整个人类的标签。其实，平心而论，这场运动是基于一种真实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当仇恨和残忍的冲动一起释放出来时，残酷是无法避免的。也许由于个人想象力的不同，残酷和恐惧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可是只有能自我控制、而不是那些无法控制自我的人才能避免真正的残酷和恐惧。如果和世界大战相比，义和团时期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以上所说的并不排除那些日子带给人们的巨大恐惧。在北京的外国使馆被围攻，各使馆联合解围的努力也由于组织无方几乎全军覆灭。

那时，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也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特别是由于大部分海军被调防天津，留下来的士兵们更是责任重大，他们在街道上来回巡逻，不断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人们都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我相信，我们家恐怕是当时唯一未备任何武器的人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误会都可能会发生。

甚至最镇静自若的市民都参加了军事训练，甚至午夜一片树叶发出的嚓嚓声都会带来深深的恐惧。可是，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当时毫无防御之力的青岛居然躲过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与此同时，北京也从几周来的紧张中解脱了出来。如果中国政府全心全意地同情支持义和团运动，那么，恐怕所有的使馆都已经被摧毁了。不过由于政府内部也分为好几派，所以一直没有组织起系统完整的进攻，使馆得以坚持到援兵赶来的时候。许多人们当时认为低劣的小伎俩，比如老太后派人送来西瓜，其实都是真心实意地为了表示友好。当居然有个别的拳民潜入她的宫廷的时候，太后确实实地感到了运动的危险性，只是假装对它很支持。

救援的部队终于来了。最早进入北京的是日本部队，其他国家的部队也接踵而来。如果说，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它落后于时代的象征，那么，得胜的各国联军似乎是为了显示所谓“文明国家”的粗鲁和残忍而来的，而且这种粗鲁和残忍一点儿也不比外国人谴责的中国人差。当各国联军得胜进京后，人们才突然注意到慈禧太后已经失踪了。就在联军进入北京的大街小巷时，太后化装成农民，乘一辆旅行马车离开了京城。后来，她的一个随从告诉过我，逃亡的旅途是多么艰难。

太后这一跑把得胜的联军置于一个尴尬可怕的境地。联军确实是把自己伪装的声势浩大、气势汹汹。起码德国皇帝对此事极为热心，事实上，就是他指名让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的。但是情况却变得越来越糟。联军的军事活动确实非常顺利，特别是由于义和团已经不再有力抵抗，联军几乎没有再遇到任何强有力的对手。可占领军内部的矛盾却越来越激烈。法国司令官尤其不掩饰自己对瓦德西的漠视。其他的各类事件，比如瓦德西不易燃烧的石棉房子被焚，都使气氛变得越来越让人不快。所以，当最终李鸿章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坐到谈判桌前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大松了一口气。

会议开始，首先要确定罪魁。虽然联军内部摩擦不断，可是毕竟不是中国人，而是强盗们首先受到袭击，中国政府应该为一切事情负责。没有和中国商量如何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没有做任何可能使各方都满意的努力，一开始就是侮辱性的讨价还价，在达官显贵和亲王中寻找罪魁祸首的替罪羊。这种讨价还价导致的结果很可笑：找到的替罪羊实际是当初不愿抵抗、保护了这些外国人的人。这也可以显示出人们的消息是多么不灵通。议和的结果是中国需要付出数额巨大的赔款，分 39 年付清。数额

如此巨大、年限如此之长，以致中国这个大帝国会长期处于得胜各国的经济控制之下。另外，中国还需派出一名亲王，到欧洲各国访问，以便为德国公使遇害一事道歉。除此之外，还要在哈德门大街修建一个牌坊作为永久的纪念，让人们都记住中国人对德国公使所犯下罪行及其得到的惩戒。

英国大使馆的一段墙壁在战乱中被毁。英国人没有去修理它，而是在上面写上“惟恐忘记”。这些字的痕迹已经渐渐褪去，墙上也爬满了青苔。

这一时期山东还有其它的一些小麻烦。当时，从青岛到济南府的铁路已经动工修建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人对修建铁路持否定的态度。其中一方面是因为伤们心中都有这样一种迷信，认为修铁路会惊扰黄土下面的列祖列宗，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雪地势较低的地区，人们担心为修建铁路而筑起的堤坝会增加洪水的危险。就是在那些铁路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之间也存在各种误解。总之，铁路的修建被抵制。结果全副武装的德国兵被派往青岛和高密附近的乡村。

其后果是欧洲和亚洲思维方式之间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一系列冲突。当德国部队抵达村庄时，村民们就像过去碰到强盗进村一样紧闭门户用自己史前时代的大炮向空中开炮。可是使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德国兵居然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击，而且大获全胜。接着是妇女和儿童试图从边门逃跑，而德国兵却把穿着红裤子的妇女当成了义和团，用机枪一阵射击。与此同时，一些别的村庄也开始打炮，德国人又迅速赶到这些有问题的村庄去镇压。等他们返回时，曾经在第一个村庄组织过反击的义和团早已经撤退，当地的村民不得不承受战争的苦难。